

文章正宗

十五

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

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

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絺如淳曰弋

曰身衣皂絺師古曰弋黑也絺厚繒絺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

帳無文繡以三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

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

文十四

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

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

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

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

興於禮義斷獄雖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

曰斷獄數百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反烏呼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表章六經師古曰六經謂易遂疇

十雜說違背六經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壽誰也咨謀也言與之立

功與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師古曰正音之協

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

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

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

加焉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師古曰四

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

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

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疑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

盍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

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敝師旅之後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先知時

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師古曰繇至始元元鳳

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師古曰有功必綜核名實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

師古曰械者器之摠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

之名鮮音先踐反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

奴乖亂推亡固存

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形周武遂推而弊

之凶存者譬如鄰國以道莅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奮爭有事故宜帝能朝

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單于使遠道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

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信威北夷古師國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先

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師古曰侔等毅

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贊元帝

物類大

卷十四

三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劭曰元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

外祖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曰應說是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

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大篆

鼓琴瑟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自

度曲被歌聲

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

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

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

分判節度

蘇林曰判度也如曲之終始節

度也韋昭曰裁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窮極幼眇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判音干本反

窮極幼眇

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

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貢薛韋匡送為宰相

師古曰貢薛薛廣德韋賢匡衛送而為丞相也送音大結反

而上率制文義優游不斷師古曰率制故不斷決孝宣之

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贊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幄

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

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

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臨朝淵嘿尊嚴若過轉較與此不同轉音於綺反

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踳踳故此贊引之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

文十四

四

師古曰稱職克當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

色師古曰湛讀曰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又於音烏邑又音烏合反他皆類此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自

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況仲舒司馬遷

劉向楊雄師古曰孫况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

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

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

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

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

也鳴虓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虓讀曰呼哀哉指

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師古曰昭然明白豈非直諫多聞古

之益友與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諫多聞

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

也自隨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也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觀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

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

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

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

之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流苗裔盛矣哉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師古曰事蒯通一說而喪三

傷應劭曰亨鄴食其其得不耳者幸也伍被安於危

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

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誅夷不亦宜乎書放

大二百廿七

天一四

五

四罪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堯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

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悵悒君子無信 **春** 詭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 應劭曰公

子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 **藥書構** 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譖隱公而殺之

卻而晉厲弒 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語厲公曰鄢陵

也公信之而滅三卻 **豎牛奔仲叔孫卒** 張晏曰牛叔

藥書因是反弒厲公 **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穆子** **邵伯毀季昭公**

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 **逐** 張晏曰邵昭伯毀季平子於昭

公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 **費急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

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宰嚭譖胥夫差喪 應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

臨事沮大衆莫國之敗夫差大怒 **李園進妹春申斃**

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

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

弟君用事日夕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

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

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

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懷王執 **趙高敗斯二世** 張晏曰趙高譖殺

於武關遂執以 **伊戾坎盟宋痤死** 李奇

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 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

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東平誅皆自** 小覆大繇

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詎軟

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 東平誅皆自

東平誅皆自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小覆大繇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師古曰易漸卦

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
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

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

三十四

文十四

十一

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

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

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分散

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也師古曰抵觸

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

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師古曰頌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

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鳥呼以遠之

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

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

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贊矣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

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大十四

十一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

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

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

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

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

音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

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

牆謂屏牆也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

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

自焚燒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從止戈

會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

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

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

秋指明蠱情章大字之寃千秋杵知未必能過人也

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因衰激極道迎善

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變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

曰傳引也

替東方朔

劉向言小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

朔同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

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

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

淺薄不足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

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

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

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

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依違朝

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

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詭是也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詼諧逢古

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其

淺行於眾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

取奇言怪詔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

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嘆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務在武紀及食貨志

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

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

六十四

十三

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

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

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

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摠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

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之

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出賢良茂陵唐生

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來關廷舒六藝

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義者見

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斷焉師古曰

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
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

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

與矯同其彬彬然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九

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滿譏公卿師古曰滿又莫本反介

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

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

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

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

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相復伊呂之

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

括囊無咎無譽言自師古曰論語云或問

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曰

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

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

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

也噫音於其反

贊楊雄

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白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

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
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
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
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
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師古曰恬安也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
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
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
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

文十四

十五

駢云師古曰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

之師古曰忽同謂輕也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遠而相

譚以為絕倫師古曰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

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

子尋歆子棻復獻之師古曰棻亦粉莽誅豐父子投

獄師古曰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

故在此師古曰與師古曰問請問其故師古曰迺劉棻嘗

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雄不知情師古曰奇之事也

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雄不知情師古曰奇之事也

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

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謝之言繼之也今流俗云惟寂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

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讀曰者人希

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者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

從雄居服虔曰芭音葩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師古曰言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甕也雄

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

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

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

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

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

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比有是言今楊

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

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則

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以為非聖人而

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

曰絕謂無胤嗣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

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贊佞幸

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澤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有

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

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

多讒矣師古曰讒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

幹微撓師古曰撓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

丁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后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挂宮咎在親師古曰謂廢皇后任非仁賢故仲尼著

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王者不私

人以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贊匈奴

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

在四夷言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

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尚祖時

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諸孝武時

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

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

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
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
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矣春秋其
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
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
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
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
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異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
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
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

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
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筆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師古曰一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也其地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

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

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

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

曰此說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

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力瑞反匈奴雖欲展

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師古曰轉謂移動

其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

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中不勝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

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若此咽音宴哺

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

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

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

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

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

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

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

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

障隄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

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翼至

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

也當因其壞亂幾亡之阨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

之警焉初庶亡干戈之役

師古曰勃古勃字

後六十餘載之間

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然自絕莽遂斬

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

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

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師古曰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

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

師古曰昧貪也音妹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所仲反

分九州

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

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

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

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

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

野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

幕

師古曰雍讀曰雍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景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

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

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戚近也

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

謂使其其慕義我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

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六十四

六一

誅西南夷獨道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

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

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

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

太宗填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情險遠者則懷來之也

故贊引之

贊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師古曰圖

謀也從音 延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

子容反 奴右臂隔絕南羗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

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瑁

音代瑁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

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蒲梢龍文魚

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 鉅象

師子猛犬大雀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鉅亦大殊方異物四

面而至於此師古曰其數非一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也落以隋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

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袞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

重衣也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

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俞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賈人

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

因今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

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

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也師古曰魚跳躍

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戲於庭師古曰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乃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權酒酷莞
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
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
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
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
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執頭痛縣度
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
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
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
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

三十一 小四三

文十四

廿三

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
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
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
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
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
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六何以尚

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
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大之無
烈風兩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
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

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道德經曰天下有道卻徒馬以糞故贊引也

贊外戚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

同之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曰繇與由同

窮富貴而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

嘖嗟茲行事變亦備矣

贊王莽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

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

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也取仁而行

違者邪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

能在家在國皆有

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

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

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

師古曰肆放也極也

推是

言之一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

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宴然自以黃虞復出也

迺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師古曰滔漫也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

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蹶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反中

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丘隴發掘害徧生民幸及朽骨自

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

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

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

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命也紫色

一百六十六

二十四

七

蠅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間色蠅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日之餘分為

閏也師古曰蠅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蠅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蠅聲為蠅聲引詩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

師古曰言驅逐蠅除以待聖人也

右三傳史漢褒貶之辭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子夏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

三五五十五九

文十四

共六

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師古曰言若小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曾梁楚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覽其經或為雜

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聖

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

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

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

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鉅稍離

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一

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

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傳問民間則有魯國相公趙

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

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

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

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

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

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臣瓚曰

者謂尚書唯有二百篇也

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



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

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異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

其得與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

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

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

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

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

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

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

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如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

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

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白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

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

○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韓愈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
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
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
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
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
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

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
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
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
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
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
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
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
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
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
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年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

三十四

二二四

天升

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善道吾子其未之思乎

字能

本皆作為方云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矣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衡論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

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曾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往來

要自至難得以十一字諸本皆無

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
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
如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
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
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

且云九

小言六上

文一四

廿一

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
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
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
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楊
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
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詭說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
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
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
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
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
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
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
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梯裨之有秋而悟我黍
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
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及
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

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
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
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崇或
作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
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
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
其鬼行宵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

文十四 卷二

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
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
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
徒也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
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
學士天下遂大亂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
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
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古學士

多老妃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辰五克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尊顯榮者在上位幾人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龍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

得者也或無有字。公按有字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

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

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

焉為眾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謂下閣杭本無順字非是所謂

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

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不

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

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

也後上或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

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

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

或作甘旨道下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

或有者字非是薄於質而厚於文斯真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及

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
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
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愈白
云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
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
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
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如愈者

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
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
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
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
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
恒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
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者不肖存乎己貴
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
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別吾力

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人之窮通自
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
若曰以道德爲己任則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
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
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
來也

柳宗元答周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
雅從知己日以惇太府之政甚道東西來者皆曰海
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

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繩纏處則若關桎梏
才于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矯焉若耕墮焉若鑿
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
等事今丈人方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
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
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
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者
无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

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
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
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
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
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
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
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
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
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
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

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
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
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
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
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
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
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

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巳
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
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
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
剛中則未必不爲怕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
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
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怕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
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
歟中怕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

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
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
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
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
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
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
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
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

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
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爲乎已久則安樂
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
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
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
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
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
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
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
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

四

文十四

北九

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
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
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
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今夫狙猴之虺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戾異甚然得
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
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
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
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
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

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
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
車之說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
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
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
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
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
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
忍汚雜置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
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
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
戒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
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怕
媿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茫而後言偃蹇而後行
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
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媿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
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

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
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
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
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
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爲古辭老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
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小夸
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
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

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
也子而慕之非本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
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
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
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
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虜
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
而慕之非釣竒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

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
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
枯槁伏匿縲網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
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
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
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
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
子素善士年又壯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沈康
之所爲守而不仕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
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

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之者獨外之圓耳
屈子曰懲於善者而吹葦吾子其類是與佞之惡而
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
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
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
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也惡乎於恭也又將千百
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矣夫苟有以於利乎已
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遠也然而不滿亦將於
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水之無礙乎哉

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平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群輩數十百人當得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跡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日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

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踈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孰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訛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孰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護

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此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今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捐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雖愈敷其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及累正氣亦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悶廢

銅悍籍田之罷意思頗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鋪泐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此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以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言如此

按說車詞義不皆粹然大言不外是矣此書辭頗汗漫以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是與道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

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且勿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

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遠云云也足下所為書則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自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經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惑者也然務先

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韓愈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詞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

三四五小四十六

文十四

四六

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

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為事

或作禮樂心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三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

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

也行上或有所以字江河方作民之初生固若禽獸

夷狄然聖人者以然後知官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糶或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

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

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

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

之邪為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

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或脫

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

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

而不為者惑也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

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

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按柳文送僧浩初

予善嘗病余嗜浮屠圖言嘗余與浮屠圖游近隴西李生

從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

斤浮屠圖浮屠誠有不可斤者徃徃與易論語合誠樂

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

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

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

而斤焉以夷則將友惡盜匪而賤季札由余乎非

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

人復生不可得而斤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

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

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

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

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

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

相軋也則舍是共焉從吾之好與浮屠圖游以此今浩

初閑其性安其性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

文而文之又父子或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
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
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
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韓柳並稱而
其道不同如此故
附見焉以上論理

庶子王生予蓋寬饒書

寬饒傳宣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回

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
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
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寬饒為人剛直高
節志在奉公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成比邊
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
與為然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
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
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
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聖王 小言凡

文十四

四八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師古曰斤正也拂讀曰彌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

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

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

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伯王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予胥之末

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不訾之難臨不測

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訾者言無訾量竊

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

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其言不納其言○按此蓋以允行言遜望寬饒也然

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韓愈與陸貞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或

跡字陸或作昇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

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

恒言

文十四

兕

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

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

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

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

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

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

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

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

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

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公仕不達棄官而歸喜

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方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

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

者而取足焉喜之文意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

六年矣京或作漢雲長之文沈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

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

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人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而文工於應主司之說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

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

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

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

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

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

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

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

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可也有沈杞者張荅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復餘者

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凡此數人與之是

以取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

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從書院相公言其考文

章其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不知其所以入也其後

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
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
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
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
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
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
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
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
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事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橐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來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堂口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
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或與人愈益
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又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亦如余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
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
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
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
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
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
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

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按退之答劉秀才書云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

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
者在據事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情
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
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
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
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范家習鑿齒無一
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
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
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
已就衰退不可自敢為宰相如其能他才能不是用
哀其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道令精功役
也職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問善惡
人所見是者附黨憎愛不問巧造言辭空構虛構
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不信而可欺聖哲作傳不
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信而可欺聖哲作傳不

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筆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
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
足下亦宜勉之退之之論如此宜其為子厚所屈也
然所謂據事錄則褒貶自
見實後世作史者之法

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大小字

三十四

五十四

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其書外傳於史錄之表
其下亦宜勉之退之之論如此宜其為子厚所屈也
然所謂據事錄則褒貶自見實後世作史者之法

